

中國的意識迷惑及矛盾

■林濁水／立法委員

■張國城／台灣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員

西元2000年對台灣和中國都是非凡的一年。台灣歷經了50年來首次的政黨輪替，而中國則出現意識型態的顯著轉變。自年初以來，江澤民提出所謂『三個代表』，將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和意識型態基礎，由『代表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轉移為『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廣大人民的利益』的『全民政黨』。在年度一次的北戴河會議中，中共更大膽聲言「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以穩定及發展為主軸。這種轉變很可能意味著中國在意識型態即對本身地位的定位上，已經出現了自共產社會主義向類似新加坡、威權台灣那樣的『新保守主義』過渡的徵兆。這不僅隱含著值得注意的深層結構轉變，更為未來提供了許多的不確定性和可能性。

中國對台灣及國際關係的基本觀照角度，其實和自己對本身的角色定位及所持意識型態有密切關係。1949年中共奪得政權後，對蘇聯採取「一面倒」政策，目的在於快速結合社會主義，形成足以抗衡「侵略」及自立的力量及意識型態的強大堡壘。雖然當時中國還未成為軍事及經濟大國，但利用韓戰與西方集團的對抗成功塑造起一定形象，也為其世界革命的意圖凝聚起意志。

1960年代是中國積極邁向大國的起跑

期。雖然經濟狀況不振，政治又陷入文革毀滅性的混亂，但在國家權力的幾個具體面向上，中國作為獨立大國的態勢反而漸趨明朗。外交上雖然與美、蘇同時決裂，但北京有效地將其加入聯合國的努力與第三世界的獨立自主及反西方情緒掛鉤，不僅最後藉由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確立其大國的法定地位，更為未來的「三個世界論」打下堅實基礎，軍事上中國原子彈、氫彈相繼試爆成功、和蘇聯的劇烈意識形態論戰甚至邊界衝突、以大量人力物力實際支援甚至參與中南半島的內戰，經濟上雖然凋敝不堪，但積極無條件地援外，結合其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也讓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及形象趨於正面，進而支援了中國在「軟權力」上的特殊地位。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及毛澤東思想成為全世界左派嚮往的樂園，甚至相當程度地影響了當時席捲西方和日本的學運及社會解放抗爭風潮。

但到了90年代之後，改革開放雖然為中國帶來經濟及國力的提升，但現在的中國是否較60年代更具備大國的自信及具體條件？在經濟上，目前中國實際上是以龐大的對美順差支持其經濟成長及吸收其過剩勞動力，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高到難以接受的程度，在獲得美國PNTR和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無疑象徵著傳統意識形態的徹底解構，中國已經完全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下游。過去經濟實力被認定為是累積國家實力的方式，但今天的中國還未能藉由有力的跨國企業獲取世界經濟中的上游優勢，其過去利用國內廣大市場作為政策工具的能力也逐漸因為加入WTO而轉弱。舉例來說，過去由於法國出售幻象機和拉法葉軍艦給台灣，中國關閉了法國在廣州的總領事館，並且排除法商競標廣州的地鐵系統。但未來在世貿組織的架構下，這種做法漸漸將難以持續。而中國擴大的經濟實力由於落實在潛在的內需市場及大量的廉價勞力上，對需要資本輸入，無力對外投資，又一樣擁有廉價勞力的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來說，並無發揚權力的空間。

在經濟上高度依賴美國之外，中國在軍事上目前等於又回到1960年代初期高度仰賴俄羅斯的態勢，只不過不同的是當時蘇聯的援助還鑲嵌在蘇聯整體對抗西方的架構之下，非僅為了商業考量，因此轉讓的技術其幅度和項目就任何兩國間的軍事交流來說都可能是史無前例的。但今天俄羅斯則純粹基於利益考量，但中國卻又在毛躁和僵硬的對台立場上難以轉圜，因而依賴的強度及態勢越來越難以自拔。

外交上，中國在積極靠攏西方貿易及資本主義體系之後，作為第三世界龍頭的正當性及道德性也在褪色。由於國家權力組成的缺乏完整和對美國的大量依賴，中國尚難成為在國際事務上的主要發言者，因為無論軍事或經濟，中國所能拿出來的都極其有限。如前蘇聯那樣硬性利用否決權和美國抗衡的可能性也很少存在，一來中國沒有如前蘇聯那樣有一群扈從國家，二

來以中國今天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貿易依存度，使它無法過度自外於西方的政策取向及道德價值。更因在美國「圍交」（congame）的作用之下，中國被美國局限於亞洲強權，真正需要與之對談並顧及其意見的，充其量只有台灣問題。就連朝鮮半島問題，在兩韓突然在今年舉行了50年來石破天驚的首次高峰會談之後，球又回到了兩金手上。

在「軟權力」上，中國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後進者，雖然成績優異，但在對他國的道德形象和文化示範性等「軟權力」的要素上，中國幾乎乏善可陳。意識形態隨著與西方貿易體系的結合而解體，掏空了過去中國的「軟權力」；在網路經濟的大潮之下，中國卻因必須堅持社會控制以維持一黨專政而落後。在通俗文化上中國尚難以在華人圈引起與其人口規模成比例的共鳴，在華文資訊的形成上也不足以抗衡西方入侵的速度。

所以，今天的中國可說處於一個拉扯及矛盾的局面；經濟上為美國所積極影響，軍事上則被另一邊俄羅斯所控制，外交上則跳離了過去對中國有利的美中俄大三角的中間，而把這個左右逢源的地位讓給莫斯科。在大國基礎僅建立在土地、人口及核武而非有效的軍事、經濟、外交及軟權力之上時，與台灣的對立更加深了其不確定及矛盾的情勢。目前中國的大方向是實用主義取代了意識型態的使命感，國家主義取代了國際主義，也看到了許多局部性的理性和務實。－包括對台灣的態度－但也看到了價值流失與空缺，中國會不會只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下抱採「新保守主義」的一個權力機器，或者有更多的文明許諾？這是大家關切的課題。◎